

试析民主社会主义的反科学性质

石 云 霞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时,针对着把民主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企图,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不需要下任何补充定义,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的或非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已经有机地包含在社会主义的根本特点之中了,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剖析民主社会主义的反科学性质。

一、民主社会主义是多元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的第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鼓吹多元主义,多元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首先,从思想方面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的多种途径,反对单一的思想理论基础,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它们的信仰可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也可以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他们可以接受宗教原则的启示,也可以接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则是打着“政党没有世界观”、“世界观中立”的旗号,把民主社会主义吹嘘成为“人类社会思想的最高成就”,是“一种吸收日常生活各种表现及其精神反映的开放性理论”。但是,如果拆穿来看,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思潮,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和政治等社会思潮的折衷主义混合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同资产阶级和其他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流派一脉相承,或者密切相关。

例如,与新康德主义的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密切相关。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主要不是属于经济方面,而是属于伦理方面。他们断言,未来理想的“社会主义”决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那种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是他们的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把“人”当作目的,而决不把它看成手段。他们吹嘘说,康德的这个原则包含了现代和未来全部世界历史的道德纲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则又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普遍化、永恒化,从而深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因而他们对于“伦理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根本没有信心,而把它说成是一种“美好的”、人们应该追求、但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认为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成为事实”,是一种“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种理论表面上赞成社会主义,实质上则反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正是依据这种观点建立起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的,他那句臭名昭著而又风行一时的话:“最终目的算

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就发端于此。对于这些，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是推崇备至，全盘接受。他们说：康德及其拥护者们的学术著作，是论证最终目的，论证达到最终目的的活动取之不尽的源泉。

又如，与基督教人道主义密切相关。在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的许多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的正式纲领中，都承认教会、宗教团体和教义的“特殊意义”，完全回避政教分离的问题，宗教规范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源泉和组成部分之一，基督教传统则被看作是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他们看来，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圣经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更重要，为此，他们还主观杜撰了一个离奇的公式，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基督教”。

再如，与新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新制度主义宣扬“技术决定论”、“权力转移论”、“社会趋同论”，鼓吹建立所谓第三种社会，例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新工业国”之类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正是这种思想的忠实信徒和狂热鼓吹者。在他们看来，当代对抗的两大社会制度正沿着“接近”和“融合”的道路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则正是这种“样板”。但是，如果我们从实质上看，则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变种而已。

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所奉行的思想上的多元论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杂烩。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诬蔑为“不人道的唯物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列宁曾经尖锐地批判过这类谬论，说这种“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其次，从政治方面看。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实行多党制，主张建立一个多党制的议会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真正的民主需要多元论”，这种多元论应当以各种“自由的和独立的”组织和政党之间的“结构上的妥协”为基础。这种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三权分立”，或者叫“权力分散”，要避免把国家变为“某一政党玩弄的皮球”，要求官员们进行“得体的”、不趋炎于集团利益的工作，政府和在野党具有同等的使命，它们都对国家负责。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为“极权主义”，诬蔑为“军事官僚的统治”，说它“无视人的尊严、消灭人的自由和破坏法制”。说什么，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民主亦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成立，等等。很显然，这是在打着民主的旗号，用多党政治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的政治准则和价值观念。

第三，从经济方面来看。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兼而有之的“混合经济”。但是，这种混合经济并不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多元经济，因为：第一，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构成为社会成员的自由和独立的唯一保障，私有制总是主要成分；第二，他们所说的公有制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公有制也大相径庭，尽管他们也把“服务于社会利益”、“人民利益”等等称作公有制的特征。然而，他们并不明确回答究竟由谁支配公有财产和如何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而是不断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并没有共产党人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他们也搞过“公有化”，但是他们所搞的公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没有触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其背后隐藏的企图，主要不是限制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三，为了掩盖所有制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打出了“经济民主”的旗号，提出了一种所谓参与制，即职工通过工会参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决策。实行参与制对于缓和劳资矛盾具有一定作用，但是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维持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见，多元的混合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

经济的变形而已。

总之，多元主义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是打着走“第三条道路”，建立“混合社会”的幌子，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种机会主义理论。

二、民主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的第二个突出特征就是鼓吹改良主义，改良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具体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的思想反映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就表现为通过民主的、和平的和议会的道路去掌握政权，改革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策略思想的抉择，是它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和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正义的力量所造成的，它认为可以用这种民主的方法去实现社会的变革。并说什么：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和平的社会过渡是解放人类的“唯一可行的途径”。

我们知道，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遭到了机会主义的恶毒攻击和诬蔑。伯恩斯坦就把《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无产阶级运用暴力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歪曲为是“使资产阶级吃惊的话”。考茨基则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偶尔”提到的“一个词”。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就攻击是“对马克思的言论的经院式地玩弄”，斥之为“教条主义者”。同时，他们还攻击列宁是相信“暴力万能”的“唯意志论者”。他们寻求各种“根据”，硬是把自己所主观杜撰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观点说成是天经地义的。

因此，我们无须多加什么说明，就可以看出，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论，完全是和老牌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及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认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更不是反对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自己的革命道路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历史的事实，和平过渡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成功过，大家都还记得1970年9月智利人民联盟的领袖阿连德通过竞选当选为总统的悲剧。阿连德的这条“通过投票箱进行革命”的道路，一度举世瞩目，曾经被勃列日涅夫吹捧为和平过渡的样板。但是人民联盟政府进行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试验不到三年，就被军人发动的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总统也在这场政变中血流头断，以身殉职，和平过渡连同阿连德的尸骨一起被葬入坟墓，这就是事实所做出的不容置辩的结论。

第二，在政权性质问题上，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他们的现存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人民的自由国家，并一再强调国家的职能不是镇压，而是保护构成国家基础的社会权利，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展个性，认为人的生命、尊严和良心是高于国家之上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国家人性化，而不是使人国家化。

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样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从老机会主义那里拣来的垃圾，而且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驳得体无完肤了的东西。1875年德国工人党接受拉萨尔主义，在哥达纲领中提出力求争取建立“自由国家”的口号，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指出，当德国工人党接受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由此，马

克思进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各种牌号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它彻底地揭穿了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本质。

第三，在政党的性质问题上，主张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组成全民的群众性的人民党。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只是一个阶级的党，而应该是人民的党，或者是全民党。在今天，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均以人民党自称。社会民主党这种性质上的改变，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组织上的一个新特征。民主社会主义在组织上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产生了一个所谓的新中间阶级。

在如何对待中间阶级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针对资本主义的特点说过，资本主义使阶级关系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阶级则处于不断分化的状态中。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有一个中间阶级存在，为此恩格斯还批判过拉萨尔把广大中间阶级看成“反动的一帮”是荒谬的。不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分化、逐渐消失的阶级。在西方，最早提出“中间阶级论”的是伯恩斯坦，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提出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如同一座金字塔，在它的尖端和底座之间的中间部分不是减少和消失，而是有相当大的扩展。说如果工人阶级期待“资本”把中等阶级从世界上排除掉，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前途取决于有产者人数的减少，是愚不可及的。据此，伯恩斯坦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争取把一切依靠本人劳动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集中起来，使他们具有共同的认识和目标，成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战斗团体。伯恩斯坦的谬论一出笼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批判。

这场争论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沉滓泛起，伯恩斯坦的旧观点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又披着新的外衣重新登场，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所谓“新中间阶级论”。民主社会主义以这种理论作为改造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依据，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就彻底暴露了其改良主义的本质。

三、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多元主义、改良主义，归结起来，在于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并不主张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只是强调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价值，从人的本性出发，把自由、平等、正义、友爱、相助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自由、公正和相助”。因此，我们要想真正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揭露其抽象人性论的本质，就必须弄清它的以“自由、公正和相助”为特征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博爱观。

第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观。什么是自由呢？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依赖关系，并有可能在公正和相助所规定的限度内，自由地发展个性。”这种观点，完全是离开了必然性，离开客观发展规律去讲自由，把自由与必然性绝对地对立了起来，提倡一种排斥必然性的绝对自由，是一种空想的自由观。因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没有对必然性的认识和运用，也就不会有自由。必然性和自由是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范畴。

关于“自由地发展个性”的问题，也是这样。人的个性说到底还是社会性，它的实质在于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最根本的则是生产关系。人总是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人，人的个性发展，无时无刻不受其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制约。生产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个性自由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人们争取解放和获得自由的程度比封建社会前进了一步，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必然王国。这是因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者仍然是自己社会关系的奴隶，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之后，他的劳动活动、劳动过程便不再属于自己，而成为受人支配、由人摆布的东西。这种支配劳动者、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力量，既不是来自自然界，也不是来自人们所重构出来的“神灵”和“命运”，而是属于站在劳动者之上的另外一些人，即属于资本家，就是说，在这里，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表现为人对人的奴役，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所以对工人阶级来说，“自由”不过是为饥寒所迫而甘受奴役的代名词而已。对于剥削者来说，他们也同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统治，也不能把这种统治自由地无限期地维持和巩固下去，他们不仅经常受着竞争、无政府状态等异己力量的威胁和摆布，而且最终避免不了被推翻的结局。所以，在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里，“自由地发展个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教，只能是自欺欺人。

第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平等观。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公正是通过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而实现着每个人的自由。”这种说法，使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批判过的那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亦即那些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例如，拉萨尔一类机会主义者提出“公平分配劳动所得”；蒲鲁东提出在所谓“永恒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应当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英国的工联主义者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等等。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权利和机会均等的“公正”完全是这种庸俗社会主义的理论回声，也同样是“唯心主义的空话”。

这是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公平”概念，不同的“公正”标准。“公正”是一种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归根到底它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历史的，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抽象的平等观时，曾经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③

第三，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博爱观。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相助在工人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今天所进行的争取一个人道的社会的斗争中，它仍然是有极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来说，相助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和人类友爱的定义。因此，它是不允许有国界的。”从这一点出发，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诬蔑为“极权的、权威的或假革命的集体思想。”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在鼓吹一种抽象的人类之爱。宣扬一种所谓超阶级的博爱观。

宣扬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这种观点。例如费尔巴哈就企图创立一个以爱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把爱看做一个创造一切奇迹的神，把“对人以爱（永远是爱！）”作为他的道德的基本准则，而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对此，恩格斯曾经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

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又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④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民主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多元主义，鼓吹改良主义，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归结起来，就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揭穿民主社会主义的反科学性质，更加坚定地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注释：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147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本文责任编辑 杨小岩)

(上接88面)

- ⑨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第41页，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 ⑩ 参谋本部：《民国二十六年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史会档案。
- ⑪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上册，第48—49页。
- ⑬ 《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16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上册，第118页。
- ⑭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3、194页。
- ⑯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64页。
- ⑰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3页。
- ⑱ 参谋本部：《民国二十五年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民国二十五年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史会档案。
- ⑲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700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